

宋画山水小品中的梁楷风貌

梁楷，南宋画家，山东东平人。其画师法贾师古，诸体皆善尤以道释人物著称，素有出蓝之誉。宋宁宗时梁楷曾为画院待诏，但因生性放达不受拘束便辞官而去。其性嗜酒，常有佯狂之态，故有“梁风（疯）子”的雅号。与他豁达的个性一样，梁楷的作品在传世的宋代山水小品画中显得特立独行。梁楷的画风形成可以说是与当时佛教禅宗所推崇的“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”主张密切相关。他通过绘画的实践在表达禅意，正如苏立文在《山川悠远——中国山水画艺术》的序言里所写：“禅画实质上不是事物，而是行动。在不受时间限制的实际存在中，禅宗艺术超然于地域和历史之外。”梁楷的艺术实践极大地推动了早期禅画发展，甚至对日本南画风格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
《柳溪卧笛图》，绢本，26厘米×26厘米，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。画中右下方芦苇雾气中署有极小的“梁楷”款识，如不细看常会误认为是两个墨点。梁楷的画大多以意境取胜，《柳溪卧笛图》更是如此。本画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空灵，作者把溪边云雾缭绕的景象描绘得犹如梦幻一般。梁楷的此类作品在宋代属画中逸格，这种传统可追溯到唐代的王洽，发展到南宋时期，由于许多佛教僧人以及文人的参与逐渐形成了所谓“禅画”的概念。这类作品在笔墨上通常较为简练，给人一种意到笔不到的感受。本幅《柳溪卧笛图》看似着墨不多，但描绘得却较为细致。作者先以淡墨烘染出云雾的形态，这一步骤几乎不见笔痕，之后再用略重的笔墨将坡岸和柳树勾画出来。此处作者别具匠心的是，他把柳树的枝叶画得细如牛毛层层叠叠，这样的方式恰如其分地将烟雨朦胧的气氛表现了出来。



左图：梁楷《柳溪卧笛图》26厘米×26厘米 绢本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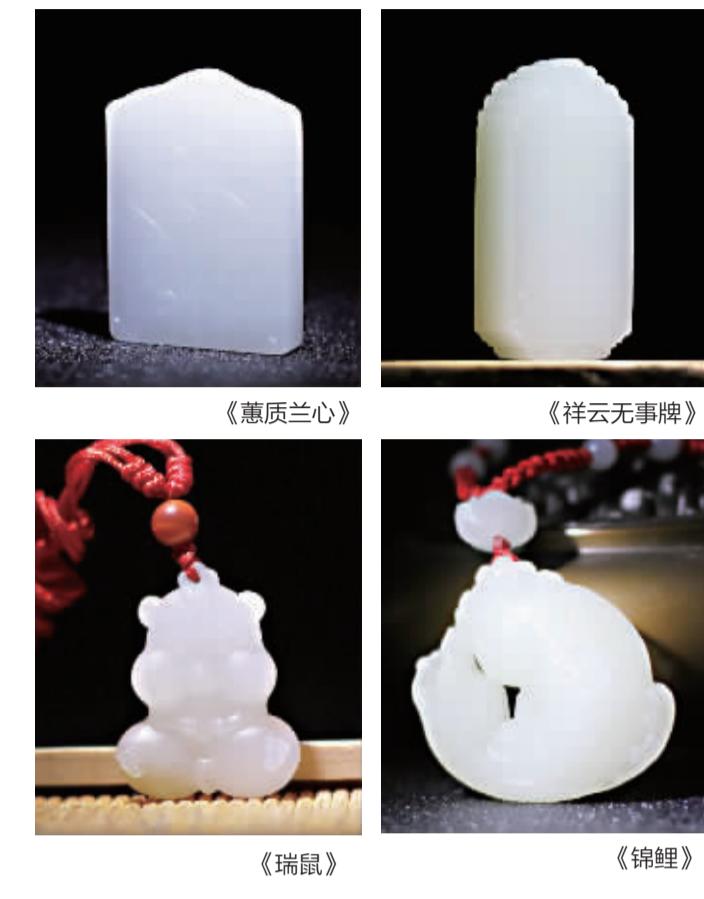
右图：梁楷《枯木图》24.1厘米×23厘米 绢本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

来。

《枯木图》，绢本，24.1厘米×23厘米，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。本画无款，传为南宋梁楷所作。此画意境幽远，给人一种萧散迷离之感。所绘景色似江边清晨浓雾未散之时，画中景物都只见轮廓剪影。因此作者在画枯树时，仅以平实的线条勾勒出其形状，而没有去表现树的质感。画面着墨不多但十分精彩，尤其是绕树的寒鸦，寥寥数笔便将其不同形态表现出来，使人为之叹服。远处山岚

若隐若现，加之绢本年代久远，斑驳的痕迹使得画面更富于变化。空旷的构图是梁楷非常擅长的表达方式，这种构图在其他人那里常常会变得索然无味，而梁楷却可以处理得非常有意境，且合乎法度不至于流于墨戏。此画的风格与梁楷非常相似，然细观其用笔与梁楷传世的其它真迹则明显有异。因此，本幅《枯木图》虽不是梁楷真迹，但仍属研究梁楷画风的重要作品。

(据美术报)



(本栏目名由中国收藏家协会原会长闫振堂先生题写)



玉器高端定制
玉泰玉府
德玉
善女恒玉
荟玉公



“活着”李津悉尼个展

李津是最富盛名的在世中国艺术家之一。从2001年至2013年，澳大利亚已故知名画廊主雷·休斯在悉尼多次展出李津的水墨作品，皆受到藏家及业界的瞩目与积极回应。

李津已成为一名蜚声国际的重要艺术家，在欧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美术馆及画廊多次举办个展，2015年在上海龙美术馆举行大型回顾展《无名者的生活——李津三十年》。

他的作品被波士顿美术馆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主要机构收藏。

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水墨绘画主题多为山水与花鸟，而李津却另辟蹊径地开创了属于他的艺术语言。

他的娴熟技法根植传统，但画面却大胆肆意，洋溢着

奇思妙想与感官愉悦。通过自嘲式的幽默，李津为我们呈现了一场活色生香的食色盛宴。

《活着》精选了38件李津的最新创作，包括20件别具一格的纸本设色；8件结合了绘画与书法的“晨课”作品；两幅扇面；5幅大写意水墨作品；两幅大型作品和一幅气势恢宏的长卷。

澳大利亚著名艺术评论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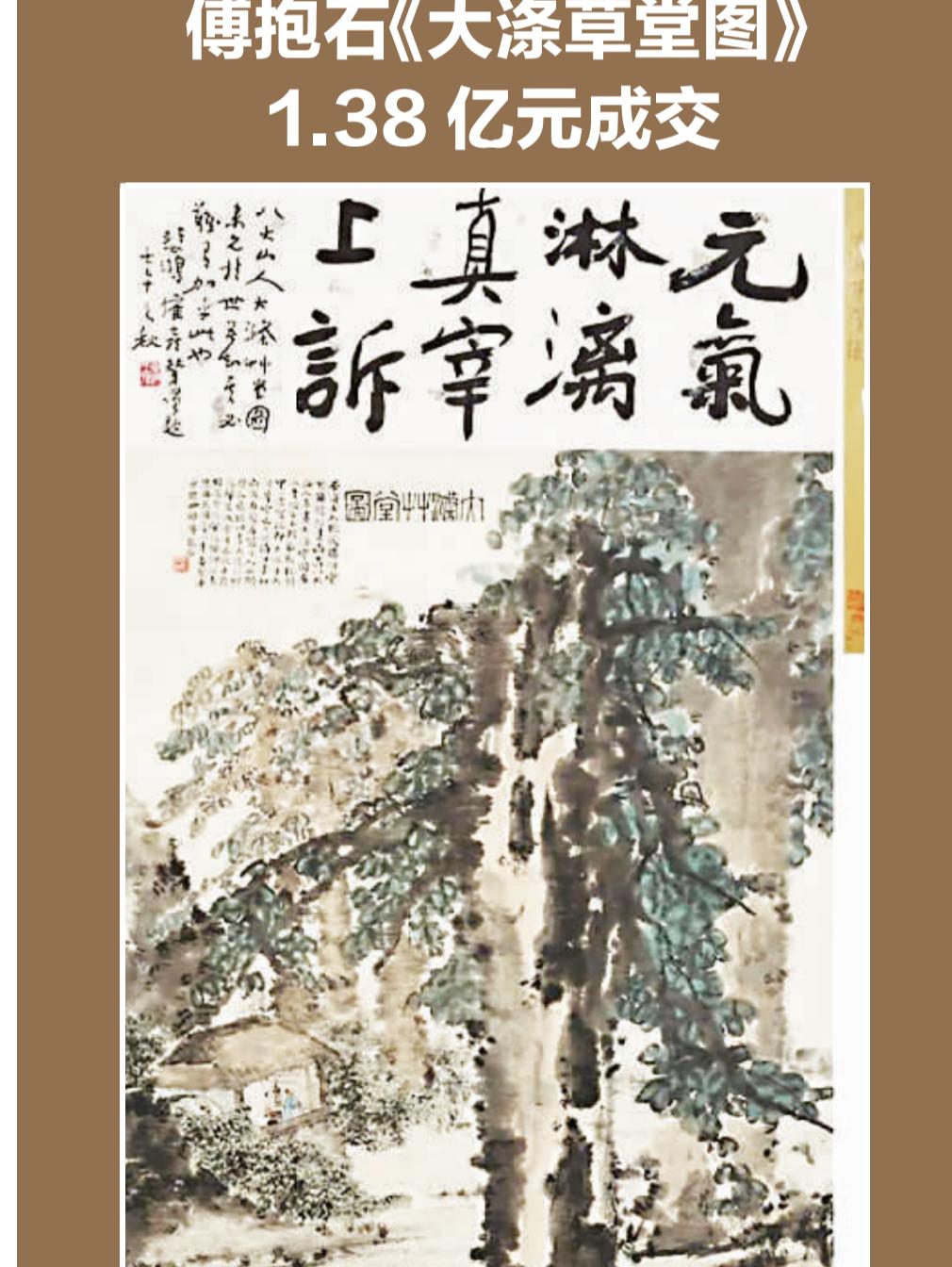
约翰·麦克唐纳担任此次展览的特邀策展人。约翰对中国艺术有着长期的兴趣，在他看来，

李津的新作系列无疑是对中国历史及今年的疫情所作出的回

应，并为我们剖明了一个毅然的人生理念：阅尽千帆，狂欢一

场。

(据雅昌艺术网)



在12月1日晚间的中国嘉德“大观——中国书画珍品之夜·近现代专场”中，近现代国画大家傅抱石《大涤草堂图》现场以8800万元起拍后，经过多轮竞拍，最终以1.2亿元落槌，被电话委托的买家竞得，加上佣金，以1.38亿元成交。傅抱石《茅山雄姿》2017年曾以1.87亿元成交。

据有关资料介绍，傅抱石先生是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美术理论家与画家之一，虽然他已经离开了半个世纪之多，但带给中国画创作的影响仍旧存在，他开创了中国画的新纪元，也是当之无愧的大师。这一件《大涤草堂图》是傅抱石早年第一力作，真实见证了他研究石涛的心路历程，也生动展示了他绘画创作的演进轨迹。所谓“元气淋漓，真宰上诉”，既呈现了傅抱石创作的新突破，也预示着傅抱石发展的新未来。

画中顶天立地的柏木气势撼人，一片蓊郁，草堂掩映其中，石涛安心静立，凝望窗外无限风光。傅抱石以泼墨法扫出前后大树4株，顺势粗笔勾出枝叶，酣畅淋漓，间以少许花青铺色，并点厾土坡，营造出生机盎然的盛夏浓郁，也鲜明地烘托出人物和情节。更为难得的是，画上方还有徐悲鸿的亲笔题跋。

1942年秋，南洋归国不久的徐悲鸿看到了傅抱石即将展陈的系列新作，激赏万分，欣然为《大涤草堂图》题塘：“元气淋漓，真宰上诉。八大山人《大涤草堂图》未见于世，吾知其必难有加乎此也。悲鸿欢喜赞叹题，壬午之秋。”徐悲鸿引用杜甫《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》之句，化用“仓颉作书，而天雨粟，鬼夜哭”的典故，形容图画笔墨之饱满酣畅。

据嘉德工作人员介绍，《大涤草堂图》的珍贵之处，不仅仅在于它数度参加各类“傅抱石纪念展览”，是一件著录累累的赫赫名迹，而且作为傅抱石题画的少数作品之一，体现了傅抱石、徐悲鸿两位大师惺惺相惜之谊，也成就了近现代绘画创作史上关于提携友爱的一段佳话。

12月1日晚间，傅抱石《大涤草堂图》在推出后，以8800万元起拍，经过现场买家、电话委托、网络出价的竞争，最终被电话委托以1.2亿元落槌，加佣金后以1.38亿元成交。据悉，这也是中国嘉德2020年度首件突破亿元大关的作品。

(据澎湃新闻)

故宫屋顶真的无法落鸟？琉璃瓦反光限制鸟类停留

关于故宫一直有着各种传说。其中之一是，故宫屋顶之所以看上去特别干净光洁，是因为设计时有特别的考量，以至于鸟无法停留，不会在屋顶排泄。

这一说法广为流传，文化学者马未都也在节目中表达过“故宫屋顶为什么没有鸟屎”的类似观点。视频中，马未都称故宫屋顶之所以特别干净、没有鸟屎，其主要原因是琉璃瓦特别光滑，加之屋顶是斜的，鸟在上面站不住，所以不会在上面排泄。

为了证明上述观点“站不住”，从事建筑遗产保护研究的“陆地围脖”展示了一段鸟在故宫太和殿屋顶停留的视频。在“陆地围脖”看来，太和殿屋顶有几十米高，即使有鸟屎，肉眼也看不见，所谓“鹰不落”“鸟站不住”的说法，只是人们“对传统的美妙幻想”。

琉璃瓦反光限制了鸟类停留

马未都和“陆地围脖”的观点哪个是对的？包括故宫在内的古建筑在设计屋顶时，有防止鸟类停留排泄的考量吗？记者向从事古建筑保护研究的专家进行了一番求证。

“没有史料证明，古人在设计建造房屋时，采用琉璃瓦顶是为了防止鸟类停留。但有科学分析表明，发亮的物体不利于鸟类或其他动物靠近。琉璃瓦在阳光下反光，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限制鸟类在瓦面停留。”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周乾博士指出。

周乾介绍，故宫古建筑包括屋顶的设计，其根本目的是突出皇权。采用黄色的琉璃瓦屋顶，主要为了保护瓦的胎体免受日照风吹雨淋而开裂，同时，黄色也是皇权的象征。故宫屋顶的光洁，得益于长年的养护。瓦顶拔草、墙体抹灰和地面修复，是中国古建筑维修保养每年要做的工作，自紫禁城建立以来，历朝历代都很重视古建的养护。

鸟类排泄将杂草种子带到屋顶

“古建屋顶上往往会有长草的情况，如果没有鸟类停留排泄，杂草的种子是怎么来的？”北京建筑大学历史建筑保护系讲师齐莹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。

同样，周乾也指出，之所以要进行古建筑瓦顶拔草处理，主要原因在于，铺瓦泥里有草籽；鸟屎落在瓦面上，鸟屎里有草籽；春天大风，风把草籽刮到了瓦顶上。

“人们往往喜欢把包括故宫在内的传统官式建筑想象得特别高大上，认为设计建造中充满了先人的智慧，但包括‘鸟站不住’在内的一些说法仅仅只是以讹传讹的民间传说而已。”齐莹认为。

在齐莹看来，长期以来，古建筑是与人类及周围自然环境共生共存的一个状态，其设计理念往往是环境友好型和动物友好型的，不可能在前期设计时考虑到防范鸟类等动物在屋顶停留。

“事实上，我觉得一些网友的回复说得挺对的。比如雨雪冲刷、自然降解等因素，都会让鸟粪没有那么明显。古建筑的屋顶肯定是可以落鸟的，不只是鸟，一些猫科动物也会在古建筑屋顶活动。”齐莹说。(据科技日报)